

【国史悦读】

高天流云

力战天下之人，
与之一战决胜负

著

王安石变法卷

如果这是
宋史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5

一笔写出历史深处的厚重，
揭开宋史
三百年沧桑与疑问

如果这是宋史——已经打开的全新宋史！
100万人将它重读宋朝史！！

如果这是宋史



王安石变法卷

高天流云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 / 高天流云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5039-4360-7

I. ①如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-古代史-宋代-通俗读物 ②王安石变法-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 ②K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2509 号

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

著 者 高天流云

责任编辑 王 红

特约策划 辛海峰

特约编辑 曹江凤

封面设计 棱角·G·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四八条 52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
(010)64813384 6481338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×990 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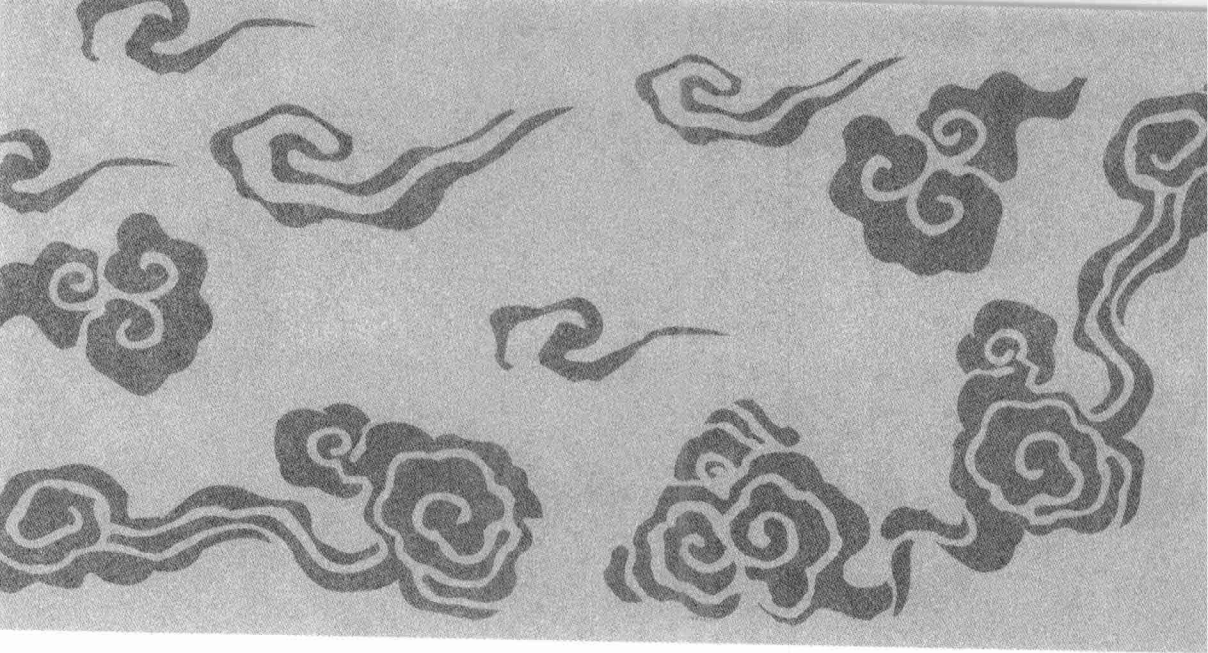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7.5

字 数 23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360-7

定 价 2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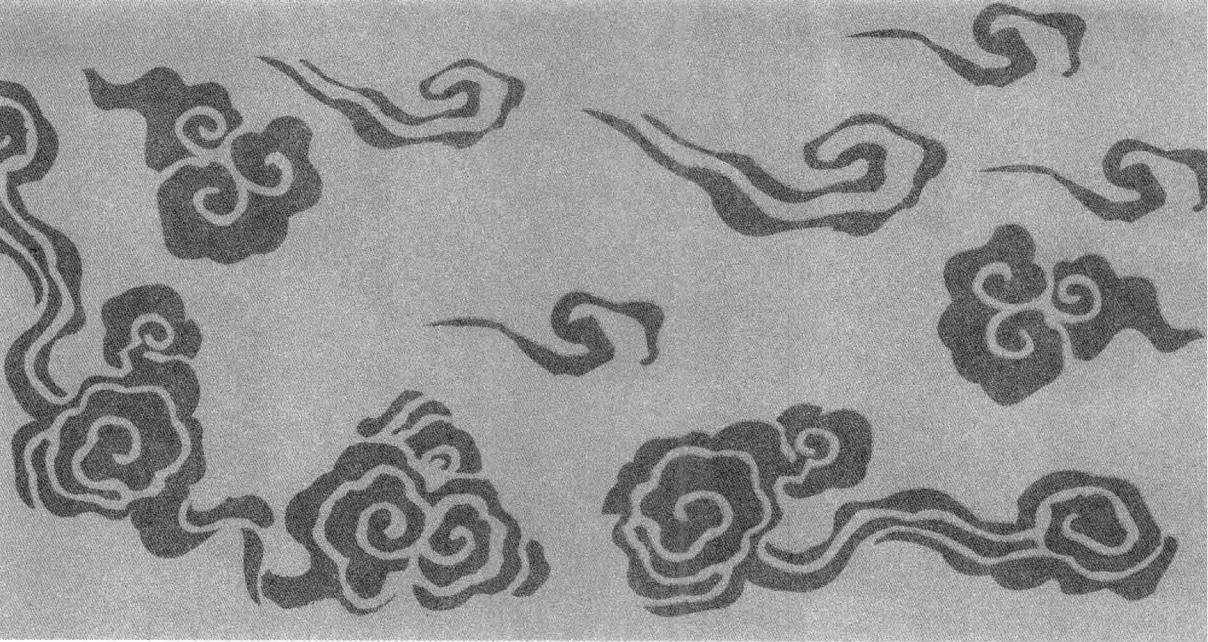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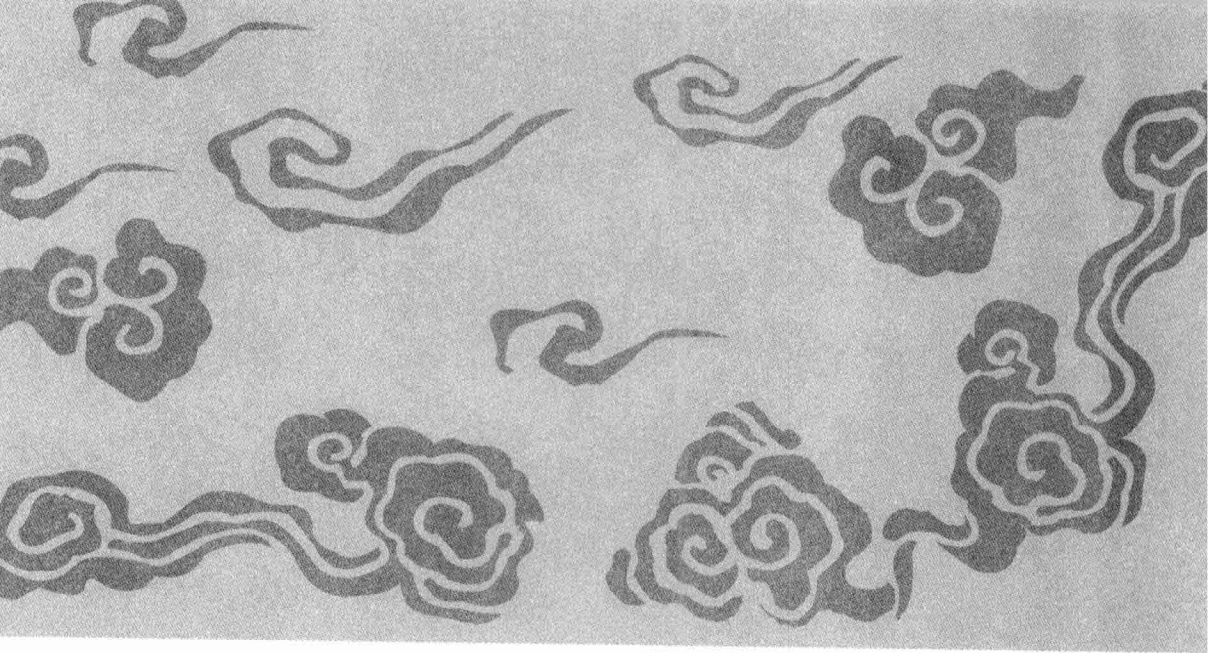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宋朝病人 /1
- 第二章 谦谦君子,从此绝迹 /16
- 第三章 惊天动地的……齷齪 /25
- 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 /45
- 第五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 /49
- 第六章 法儒不同炉 /56
- 第七章 指点江山,激扬人物 /66
- 第八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/75

如果这是宋史
⑤

目录



- 第 九 章 多面司马光 /85
- 第 十 章 士大夫阶层 /102
- 第十一章 东明县事件 /120
- 第十二章 宋朝第一策论 /124
- 第十三章 北宋三人行 /141
- 第十四章 千夫所指复熙河 /146
- 第十五章 罔之王唐垌 /157
- 第十六章 异域铁血铸辉煌 /170
- 第十七章 王安石罢相全景回放 /185



第 十 八 章 人只为己,天诛地灭 /207

第 十 九 章 辽国分水岭 /222

第 二 十 章 习惯性诬陷 /237

第二十一章 陌上花落怨阿谁 /254

第二十二章 巅峰悄然退 /263

如果这是宋史

⑤

目录

第一章

宋朝病人

如果这是宋史 ⑤

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，柔软光洁，把所有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，看上去很美。只是一旦他走了，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了。

比如宋仁宗之死。

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，从蛛丝马迹中，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。赵祯死在深夜里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。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，看主角。

当皇太子赵曙赶到时，那场面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“乱兵”闯进了卧室后的场景。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，手捧黄袍，请他即皇帝位。他的反应也很标准，连声地喊：“我不能为，我不能为！”这都正常，推辞是必要的，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。

赵曙转身就跑，要在现场消失。

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，大佬，流程错了，没法演了！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，力量太足，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。只见顶级大臣们玩相扑，把皇太子按在当场，有的紧紧抱人，有的解头换发式，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。



全折腾完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。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，直到扶他出去见面百官，读大行皇帝遗诏时，才发现了问题。

赵曙的目光呆滞，神情僵硬，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，痛哭流涕的臣子们；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，就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。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就是还有两行泪水。

臣子们交头接耳，非常感动。早就知道这是个沉默低调的人，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，真是孝子！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……这种孝顺，在7天之后，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四月八日，仁宗大殓的日子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。

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，来回乱窜，要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乱。这是在搞什么，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，如杨广、朱友珪，也没他这么彪悍吧。闹得实在没法看了，韩琦站了起来，拉帘子挡人，把赵曙拦腰抱住，叫几个太监直接扭送回后宫了。

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，悲痛过度，导致失常……

回到后宫，悲伤在继续，孝顺在升级，赵曙变本加厉，开始对人动粗。先是打骂下人。要说这也不算犯规，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，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，怕他们失职有罪。但下人终究是下人，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。

可总得有点理由吧。赵曙就不管这些，说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实话说，幸好是他手里没有斧子，不然侍者们个个都会缺颗大门牙。

这种暴戾，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——曹太后身上。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：您管管您儿子成不，他刚进宫，有点认生！太后就去了。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记录来看，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的。

温情的劝说，换来的却是儿子的“不逊”。无书无真相，乱讲被雷劈，史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。至于怎样“不逊”的，对话都被“隐”了，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。结果是，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，她转身出来，去找韩琦。

——“韩相公，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，竟敢对母后无礼！”

韩琦很镇静，从这时开始，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，或者说，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了。此人超强悍、恶毒并且不要脸。面对皇太后的指责，他选择的是反击。

竟然是反击！

他先给事情定性，皇帝是病了。一病遮百丑，怎样您都别在乎。接着来了这么一句：“臣等只在外边见得官家，内中保护全在太后。”截止到这里，都还是人话，紧接着的是，“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”。

这是什么话？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，无论是病死，还是被杀，除非是宫廷政变，被太后密谋害死，否则关太后什么事？退一步讲，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。韩琦说的是一旦皇帝死了，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，是出于对太后着想。那也不对，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，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，也只会水涨船高，更加尊崇。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综上所述，韩琦这样讲，只能有一个解释——皇帝出事了，你也别想好，肯定是你害的！

所以，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，她沉下了脸，“相公是何言，自家更切用心！”我当然是用心的！

韩琦不为所动，继续往下说。绝妙的是史书上讲，此人这时是“正色”地说，“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然照管矣”。说完转身就走。

走到外殿，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，说了句话，“刚才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，说出了真话，“不这样讲不行啊。”

至于为什么不行，谜底先缓点揭晓，事情和病情一样，都得看得周全些，才好下结论，才看得清楚！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，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，自然有病就得治。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。

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，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地难了。大家还记得话剧《雷雨》里母亲喝药是怎么办的吗？妈妈不喝，儿子就得跪下劝，这才孝顺。到了皇帝这级别，就得所有人一起孝顺。



打头的就是韩琦，他手捧药碗，送到了赵曙的嘴边。按说这是大恩人，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，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吧。赵曙给了，稍微尝了一点，立即就扭头。韩琦执著地端着碗，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，下一瞬间很震撼。

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，说推都是客气的写法，其实就是打翻了，因为药汤洒了韩相公一身。

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。宋朝开国以来的4位君主，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！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。韩琦连说不敢，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“相公殊不易”。

你太不容易了。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，这句话能让韩琦百味俱全，咬紧牙关。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往肚里咽，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！

从此上了贼船。

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，当时名叫赵顼的英宗长子出现，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。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，理都不理，就当没看见。

“病”是越来越重了，不管他是心病，还是身病，还是没病装病，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，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。根本没法子办公。

大臣们商量了一下，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，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。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，她苦熬了半生，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的太后。这样，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。

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地不愿意即位，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，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，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，会不会好一点了呢？

答案是正相反，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。这人说声好，能满面红光，健步如飞，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儿。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，一泻千里，说倒就倒下，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。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差。

大家这个郁闷，难道是仁宗附体了？还真像，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

默不语,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,到年底十一月份,只要他在正规场合露面,就始终端坐装神仙,岿然不动,一言不发。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牲的那一天。

那天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。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,儿子都得持丧成服,痛哭流涕。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,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!

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,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,赵祯真的成了没有儿子的人了!

儿子呢?赵曙躲在宫里,就一句话,“我病了,哪儿也去不了。”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不仅曹太后难过,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。人伦之大,大于一切,连父亲都能漠视,你还能对谁好?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,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。

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。

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,让当事人没法发作,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。针对这件事,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,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。

他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起来!

查皇帝的医案记录,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“六脉平和,体内无疾”。那很好,为什么皇帝病倒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?!敲山震虎,让赵曙明白点,这是个科技时代,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生的真实本相的。

赵曙很听话,他终于走到了前台。他勉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,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,群臣痛不欲生,可偶然抬头,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,半滴眼泪都没有!

这个畜生,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了,一片哗然。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,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?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?!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,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!

但是世上的人,99%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,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。赵曙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

法化了。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,叫“卒哭”。

卒,结束的意思。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。在这之前,父母死了,从死至殡,哭声不绝。殡后孝子思念父母,不择时间地点,控制不住就流泪,称作“无时之哭”。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,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了,哭不哭的您随意。

从此之后,这成为被后世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,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,从来没有绝迹过!

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,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,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?! 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,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,越来越重。

曹太后,仁宗的遗孀,她再也忍受不了了。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过,名义上叫自己养母,至少叫自己姨母的孩子,是个怎样可耻、凉薄、无情无义的东西。在回京的路上,她下定了一个决心。

把这个混账东西废掉! 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。

为此,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,作为废立的理由,交给了……没办法,只能是韩琦。他是当朝首相。

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“歌词”,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。在回京的路上,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。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,看完之后,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。

他拿起火烛,当场就给烧了。

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,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? 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! 奇妙的是,他还边烧边说,命那个太监传话。

不是说皇上有病吗? 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,都不是罪过……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,韩琦立即精神抖擞、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,危机到了,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! 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,出大事了,都过来!

欧阳修最先赶到,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。回

忆一下，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，基本没他什么事，这次的危机只是与韩琦性命攸关，跟他欧阳修不搭界，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呢？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。

他的原则，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，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，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。

知道了吧，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。

宰执集团逐个到位，他们是：首相韩琦，次相曾公亮，参知政事欧阳修、赵概，枢密使张昪，副使胡宿、吴奎。稍等一下，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？对，富弼，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，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，回乡守孝去了。这真是韩琦之大幸，仁宗的悲哀，等富弼再次出山时，局面已经无法挽回。

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，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，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，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。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，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，谁也没权违抗。

半点都没夸大，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，现在是最好、也是唯一的机会。首先，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，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，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；其次，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，机不可失，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。

更重要的是，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，赵曙的皇位一旦坐得久了，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，那时什么都晚了。

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，在赶往皇宫的路上，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，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。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，沂州防御使、虢国公赵宗谔；宋太祖重孙、右卫大将军、蕲州防御使、安国公赵从古；赵曙的胞兄赵宗祐，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

这些人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。

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、傻、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，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，根本没有任何争议。宰相们想反对？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，结果当场被否定，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，惨得一塌糊涂。

问那是谁？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。

回到现在，如果皇帝换了人，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，别说韩琦本人，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。想到这些，他不由自主地发抖，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一瞬间，韩琦突然轻松了。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。

曹太后泪流满面，呜咽着说：“老身殆无所容，须相公做主！”

吁——这样啊……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，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，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，对谁都狠不起来。韩琦变得漫不经心，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，“这是病了缘故，病好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况且说，儿子有病，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？”

估计就是他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，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！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。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…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她居然“愕然”，不知所措。

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，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理手。面对韩琦的冒犯，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，一声断喝“大胆！”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，不管他服不服，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。20余年后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，不敢丝毫违抗，只是因为皇帝在前，臣子不许装大。

可这时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，每一瞬间之后，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，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，唱红脸的人登场。

轮到欧阳修说话了。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，这样说：“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，仁圣之德，天下皆知。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恣，您也能处之裕如，始终包容，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？眼前母子至亲，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？”

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，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怎样硌牙，谁都听得出来。“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”，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。可要命的是，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，她的气开始消了。

她说：“你们能这样体谅，实为朝廷之幸。”

欧阳修立即跟进，“这不仅是臣等明白，普天之下谁都知道，您的仁德广为流传。”紧接着再动之以情，他突然之间对已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，“仁宗陛下在位岁久，德泽在人，人所信服。所以一旦晏驾，天下秉承遗命，无一人敢不从。今太后深居内宫，臣等到五六措大尔，举动若非仁宗遗命，天下谁肯听从？”

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多么自谦，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，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。之所以天下都听命，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。

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，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！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。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，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，就让曹太后没法、更不敢废掉赵曙了。

曹太后沉默了。她清楚，赵曙违逆了她，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。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。

在她沉默的时候，两府大臣们已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。谁胜谁负，心知肚明，办得很成功，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，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！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后，这些人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。

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，现任皇帝，那位说傻不傻，说呆也不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，皇帝不是这样当的！不把他搞明白，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，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。

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。这时是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的十一月，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，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。当时仁宗暴亡，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，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。

说仁宗起初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，后来这样，是天命已到，不是医官所能挽回的。这话说得也没错，难道医术是万能的，世上有不死之人吗？

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，问了一句话，“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



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此，我就不管了，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！”

医官们一听，简直是魂飞魄散。让责任人（两府）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（他们），那还有活路吗？这就是赵曙的作风，置身事外，不怕事大，两边都往死里掐，根本不顾忌公平公正性。试问这样搞，得是什么样的宰相，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，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？

以韩琦的公正性？

赵曙是冰冷的，在他这里没有原谅，没有理解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性的执拗。在不久之后，在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。现在要强调的是，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，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。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，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，他也没有错。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，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太后待我无恩！”

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“病”到了什么程度，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。联想起初进宫时，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，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。

连最基本的孝、慈、礼、让都不懂，您都学过什么呀？

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，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，给皇帝恶补。先是韩琦，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“舜”。传说舜生母早死，父亲续弦，舜被继母、生父和异母弟残害，他们能让他上粮仓修顶，下面收梯子放火；能让他下井挖泥，往下扔大石头。种种危害都没害死舜，但舜对亲人仍旧友好。

这才是“孝”。

请问陛下，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？您的行为与舜差多少？“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，父母岂有不慈孝者！”

平心而论，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，在封建时代，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父母不慈爱，儿子仍然尽孝，这才难得。不管现代人怎么看，当时这是正理。他正颜厉色地说了这番话后，赵曙的反应

也是“有所悟”。

这人开始清醒了。历代史书说到这里,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,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,请问30多岁号称“爱书如命、知识健全”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、什么是孝,这是怎么回事?真是病了,神经错乱的话,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是什么?就是逻辑混乱,不会想事!

他居然一说就通,马上能改,这是怎么回事?只能有一个解释,他根本就没病!

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韩琦讲完,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,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。人很多,挑3个主要的。吕夷简之子吕公著、刘敞。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,一个讲《论语》,一个讲《史记》,属于借题发挥,强调孝道,内容和韩琦差不多。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,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,而是直接说事。

司马光说,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,必当回报。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,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?第一,当年仁宗立您为皇太子,太后有居中之助;第二,仁宗驾崩之夜,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,等您第二天早晨来即位;第三,太后垂帘听政,为您保证朝局稳定,等您病好上班。

这三项,有其中一个,就值得“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,何况兼此三德”。您是仁宗之子,太后就是您的母亲,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,“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?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?!”

这种质问何其严厉,弦外之音,只要不是皇帝,换作任何一个人,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。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,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,他的神智开始“好转”。新的一年开始之后,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。这涉及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。

怎样才能让曹太后退休呢?

这在当时的宋朝100多年以来,都是没成功过的事。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,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,至死都没有放权。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,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,要想让曹太后放手,其难